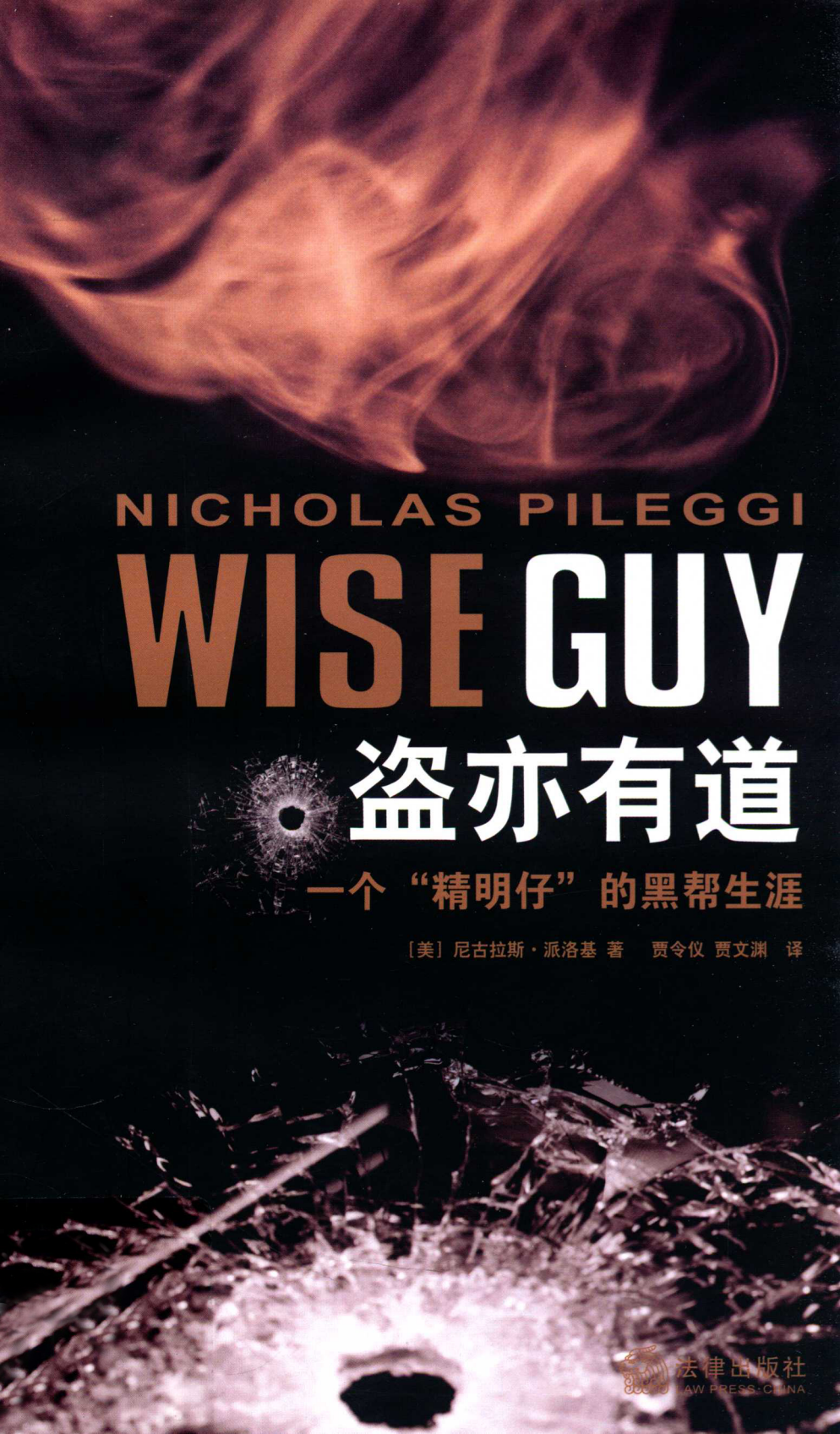




NICHOLAS PILEGGI

WISE GUY

盗亦有道

一个“精明仔”的黑帮生涯

〔美〕尼古拉斯·派洛基 著 贾令仪 贾文渊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NICHOLAS PILEGGI
WISE GUY



盗亦有道
一个“精明仔”的黑帮生涯

[美] 尼古拉斯·派洛基 著 贾令仪 贾文渊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亦有道 / (美)派洛基(Pileggi, N.)著;贾令
仪,贾文渊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0

书名原文:Wise Guy

ISBN 978 - 7 - 5118 - 3912 - 1

I. ①盗… II. ①派… ②贾… ③贾…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1783号

盗亦有道

[美]尼古拉斯·派洛基 著
贾令仪 贾文渊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装帧设计 马 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开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张 14.25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178千

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 2012年10月第1版

责任印制 沙 磊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网址/ 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电子邮件/ info@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3912 - 1

定价:3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Wiseguy: Life in a Mafia Family

by Nicholas Pileggi

Copyright © 1985 by Pileggi Literary Propertie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 - 2011 - 5376

鸣 谢

我要感谢为本书提供帮助的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雷蒙德·迪亚利、领导布鲁克林区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队的联邦助理检察官爱德华·麦克唐纳,以及他的前任托马斯·P·普乔。我还要感谢打击集团犯罪行动队的特别顾问杰里·D·伯恩斯坦、劳拉·沃德、道格拉斯·贝姆、道格拉斯·格鲁佛、迈克尔·格瓦达诺、劳拉·布雷维蒂,以及布鲁克林区杀人罪检察官约翰·费尔班克斯,还有诸位刑警和特工道格·莱维恩、马里奥·塞萨、托马斯·斯威尼、史蒂夫·卡布恩、乔尔·科恩、埃德蒙多·格瓦拉、亚瑟·多尼兰、詹姆斯·卡普、丹尼尔·曼恩、杰克·沃尔什、阿尔菲·麦克尼尔、本·潘扎里拉、史蒂夫·德尔科索、约翰·威尔士。

引 子

1980年5月22日,一个名叫亨利·希尔的男人决定自此销声匿迹,从人间蒸发。他断定这是惟一的明智之举。他当时关押在拿骚县看守所,因涉嫌大规模贩毒,面临的判决是终身监禁。联邦检察官要审问他,调查他在一桩600万美元抢劫案中扮演的角色,那笔巨额现金是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抢劫的,也是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现金抢劫得逞案件。在联邦政府人员调查之后,纽约市警方要接手审问他,逼他说出继汉莎航空公司抢劫案后发生的十桩谋杀案内幕。司法部想从他口中套出他与一桩谋杀案的关系,后来被定罪的意大利金融家米歇尔·辛多纳也卷入了那桩谋杀案。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队想要了解他阴谋操纵比赛,贿赂波士顿大学篮球队球员的内幕。财政部的特工要寻找他从康涅狄格州兵工厂偷走的自动武器和克莱莫定向散镖地雷。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要向他了解一具尸体的相关信息,那具尸体是在一辆冷冻车中发现的,尸体冻成了冰坨,需要两天时间慢慢解冻,才能做医学解剖。

亨利·希尔是整整三周前被捕的,媒体并未对此过多关注。报纸没有头版头条报道此事,晚间新闻也没有播出他被捕的消息。警方

每年都会突击抓捕到几十个案值数百万美元的大毒枭,并以此寻求媒体的颂扬,亨利·希尔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然而,捕获亨利·希尔的价值却不可估量。这个人是在匪窝里长大的,虽然不过是个小喽啰,却对黑帮内幕了若指掌。他清楚那个犯罪组织是如何运作的,知道是什么人给那部犯罪机器加注润滑油。具体地说,他知道犯罪受害者的尸体埋在什么地方。警方明白,假如亨利·希尔开口,就能为几十宗案子提起诉讼并最终结案。亨利·希尔心里清楚,就算他不开口,自己的同伙也要除掉他。凡是卷入汉莎航空公司抢劫案的同伙,几乎全部遭到同伙暗杀。在监狱里,亨利得知,他的保护人保利·瓦里奥已经抛弃他。瓦里奥是个年逾七旬的黑帮首领,亨利是在他家长大成人的。亨利还听说,人称“绅士吉米”的詹姆斯·伯克正在策划杀死他,可詹姆斯堪称亨利最要好的兄弟,两人是心腹好友、合作伙伴,自亨利十三岁以来,两人就一道策划阴谋,行动中同生死、共患难。

面临如此绝境,亨利做出决定:接受司法部联邦证人保护方案的保护。他的妻子凯伦、十五岁的女儿朱迪和十二岁的女儿露丝也与他一道受保护,自此销声匿迹。全家都更名改姓,得到了新的身份。应该说,要让亨利·希尔销声匿迹,比一般公民容易办到,因为能证明他存在的真凭实据特别少。他的房产所有人是他的岳母;他的汽车是用妻子的名字登记购买的;他拥有好几份社会保险卡和驾驶证,每一份都是伪造的,所有者的名字皆属虚构。他从来没参加过选举投票,从未纳过税,也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购买过机票。要说能证明他存在的真凭实据,除了他的出生证外,就只有他十多岁开始在黑帮中学艺时不断遭警方逮捕的犯案记录。

亨利·希尔这次被捕一年后,他的律师找到我,称希尔要找人为他写传记。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主要以集团犯罪人物作为作品的主角,对那些披着“教父”外衣实施的极端自私暴行,我已经感到厌倦。此外,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亨利·希尔。我的办公室有四盒索引卡片,

上面有我从报刊和法院的案件摘要中记录下的大大小小集团犯罪人物,既有他们的名字,也有各种犯罪情节。我查找索引卡片,发现只有一张卡片记载的是希尔,年份是1970年,当时错把他当成约瑟夫·波南诺犯罪家族的成员了。可我得知,联邦人员逮捕他一年后,逐渐堆积起他如山一般的犯罪证据;再加上对他出庭作证的极端重视程度,我便认为,看来与这个亨利·希尔会面,起码还是值得的。

由于他受到联邦证人保护方案的保护,会见安排在能保证他安全的地点。我接到指示,要我去纽约拉瓜地亚机场,在布拉尼夫航空公司的柜台前与两名保护证人的联邦特工接头。我抵达后,那两位特工手里拿着替我办好的机票。他们问我是否需要去洗手间。联邦特工提出这么个问题,让我觉得奇怪,可他们解释说,一旦把机票给我,登机前我就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范围。他们不敢冒险让我看到机票上的抵达地点,免得我将旅行目的地告诉别人。结果,我们搭乘的根本就不是布拉尼夫航空公司的航班,我们降落的第一处也不是与亨利·希尔见面的地方。那天我们转乘了好几趟班机,最后才到达一个城镇。后来我得知,希尔和保护他的联邦特工仅仅两小时前才抵达那里。

希尔的模样出乎我的意料,跟我遇到过的大多数街头帮派混混大相径庭。他的讲述条理清晰,语汇也相当准确达意,其间还不时面露微笑。他对自己成长其中的世界了如指掌,但他讲述时带着一种奇怪的超然口吻,对个中详情具有旁观者的洞察眼光。多年来,我为写书采访过很多匪徒,大多数人无法以客观的角度看待自己昔日的漫长经历。他们往往以匪徒的思路讲述,难得注意自己思路以外的情景。但亨利·希尔却有全方位的眼光。他沉迷在自己成长其中的世界里,个中林林总总,很少有他记不起的细节。

亨利·希尔是个匪徒,是个骗子,他策划阴谋,密谋行动,大打出手。他懂得如何行贿,深谙欺诈伎俩。他是个专职敲诈者,属于犯罪

团伙中臭名昭著的暴徒,这种罕见的人物不仅让警察兴致盎然,也让社会人类学家感兴趣。他和他的同伙在街头以“精明仔”相互指称。我认为,这本书以他的生平为题材,也许能让大众透过内幕人士的目光看到一个扭曲的世界;对这个世界,人们通常只是从外部泛泛获悉,或者听黑手党的党魁透露过。

第一章

亨利·希尔加入黑帮几乎纯属偶然。1955年,他才11岁。一天,他在纽约东部布鲁克林区的布朗斯威尔一带茫然游荡,到了靠近皮特金大街的松树街391号,走进一个油漆斑驳、了无生气的出租车场,想找个放学后打工的活儿。几乎打他开始记事起,那个地方就激起他强烈的兴趣。车场有个一层的建筑物,正面是个店铺和派车办公室,地点就在他家街对面。亨利一家有他父母、四个姐姐和两个兄弟。亨利开始在那儿干活前,就常常看到一辆辆加长型黑色凯迪拉克和林肯轿车赫然驶过这个街区。他望着来往车场的人们,记忆中,那些人神情呆板,总是身穿肥大的外套。有些访客身躯特别硕大,挤出车门下车后,汽车会骤然弹起好几英寸高。他们手指上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皮带扣上镶嵌着珠宝,又粗又厚的黄金表带上,白金表盘薄如华夫饼。

车场的人跟周围居民区的人完全不同。每天上午,他们身穿丝光闪亮的套装,用大手帕遮挡住车牌,倚在车座上交谈。有时候,亨利见他们把车并排停在马路上,甚至违规紧靠消防栓停车,警察却从不给他们贴罚单。冬天下了雪,市环卫部门的除雪卡车先来清除这个车场的积雪,然后才去清理学校和医院的场地。夏天,那里打牌的喧闹声

通宵达旦，可谁也不敢贸然表示不满，就连住在同一条街上什么都不看不顺眼的曼库索先生也不敢抱怨。车场的人都很富有，常常把一卷卷20美元的钞票像投掷垒球一样丢给人，他们戴在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大得像核桃。那番权贵豪气，让亨利着迷。

起初，亨利的父母为生气勃勃的小儿子在街对面找到个课余零工感到喜悦。亨利与父亲同名，老亨利·希尔是个踏实肯干的电工，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他始终认为，年轻人应该干活，从中了解金钱的价值，这才不会总是缠着父母要钱。他要凭自己干电工的工资养育七个孩子，因此，家里能增加一笔收入，自然让他感到高兴。老亨利·希尔原籍爱尔兰，父亲去世后不久，他便来到美国。那时他只有十二岁，却不得不干活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弟。后来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年轻人只有从小开始干活，才能懂得金钱的价值。美国的年轻人与他祖国爱尔兰的孩子不同，这里的年轻人似乎整个青春期都在游手好闲混日子，实在是浪费大好时光。

亨利的母亲名叫卡梅拉·科斯塔·希尔。母亲也为儿子在自家附近找到工作感到喜悦，不过高兴的理由却不同。首先，她知道儿子干活让他父亲感到高兴；其次，她希望这个脾气暴躁的儿子放学后去干活，免得待在家里跟姐姐们吵闹个不停；再说，小亨利出去工作，她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陪着最小的儿子迈克尔，这孩子天生脊柱有缺陷，除了卧床就只能坐轮椅。还有个理由让卡梅拉·希尔感到喜悦，她发现，拥有那座车场的瓦里奥家族原籍西西里，而且跟她的出生地在同一个地区。卡梅拉·科斯塔从小就随家人来到美国，到了十七岁，她嫁给同住在本社区的一位爱尔兰裔年轻人；小伙子身材高大，长相英俊，一头乌黑的头发。可她并没有割断与出生地祖国的纽带。她家厨房是西西里样式的，她自己动手做意大利面食，给年轻的丈夫做鲑鱼酱、鱿鱼卷，不让他吃现成的调味番茄酱。她还崇拜一些西西里西部的圣人，认为他们具有宗教的神力，其中就包括保护牙齿不疼的圣·

潘塔利奥尼。她的想法跟许多移民群体类似,认为与祖国有纽带联系的人更亲切。儿子在同胞那里找到第一份工作后,卡梅拉感到,准是自己的祈祷应验了。

可是,没过多久,亨利的父母对他课余打零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两个月后,他们发现,儿子本来是课余打零工,如今却变成了全职工作。小亨利全天都待在车场。妈妈想叫他跑腿办个事,只能上车场找他。早上上学前他要去车场,下午放学后也待在车场。父亲问起他的课后作业,他说:“我在车场做。”母亲问起他怎么不跟同龄伙伴们玩了,他说:“我们在车场玩。”

“我父亲天生易怒,总是发脾气。他累死累活挣不到几个钱,回家就发火。在那个年代,电工挣不到多少钱,就算参加工会的电工也没什么两样。我们四姐妹三兄弟在三居室的小房子里吵闹让他发火。他常常大声呵斥,要我们保持安静,等到我们吓得像耗子一样不敢吱声了,他自己却大吵大闹,朝墙上摔盘子。他还恼怒我弟弟迈克尔生来腰部以下就瘫痪。最让他光火的是我整天待在车场不回家。他常常嚷道:‘那里的人都是恶棍,你不惹上麻烦才怪!’我呢,就装作听不懂他的话,分辩说我只是放学后去打工,又不是参加赌博。我还赌咒发誓说,我一直在上学。其实我已经逃学好几个星期了。他知道那个车场搞的是什么勾当,我的话他从不买账。每隔一阵子,他来了火,就揍我一顿。到了那时候,我也不在乎了。谁都有挨揍的时候嘛。”

早在1955年,在布朗斯威尔,欧几里德大道出租车和豪华轿车服务站绝对不仅仅是个社区出租车派车中心。这里聚集着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人物:赛马赌棍、讼棍、赌徒、赛马评马师、失意的赛马骑手、假释出狱的犯人、建筑工人、工会官员、当地政客、卡车司机、兜售保险的商人、保释代理人、失业的店员、放高利贷者、不当班的警察,甚至有昔日“谋杀公司”中两个洗手不干的职业杀手。这里还是保利·瓦里奥的非正式总部。瓦里奥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与城里另外四个有

组织犯罪家族齐名,当时这片地区的绝大多数赚钱生意都由他掌管。瓦里奥一辈子不断出入监狱。1921年,他年仅十一岁就因逃学关了七个月禁闭。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多次被捕入狱,罪名有:放高利贷、盗窃、逃税、行贿、收受赌注、蔑视法庭、各种伤害罪以及品行不端。随着年龄增长,权势日强,对他的大多数指控皆被驳回,不是因为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就是因为慷慨的法官选择课以罚金而不是将他投入牢狱。有一回,他受到行贿和策划阴谋指控,原本会判十五年监禁,但布鲁克林最高法院的法官多米尼克·里纳尔迪只判罚他两百五十美元便结了案。在这个以混乱著称的社区,瓦里奥设法保持着适度的端庄姿态。他憎恨未经他下令过度使用暴力,主要原因是担心败坏他的生意。要是有人尸横街头,就难免招惹警察。当时,对于大多数黑帮事务,警察一般情况下并不横加干涉。

保利·瓦里奥身躯庞大,身高六英尺,体重超过两百四十磅,给人的印象比实际体型更肥硕。他胳膊粗胸脯厚,活像个相扑手,走路时气宇轩昂,仿佛别人都在恭候他,所有事情都等着他处理。他不为恐惧所动,对任何事都不会感到吃惊。要是有一辆汽车出了车祸,或者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虽然也要扭头看,但动作十分缓慢。他这人好像刀枪不入,举止从容不迫,表面上总是一副昏昏欲睡模样,跟拥有绝对权势的人常常表现出的态度一个样。有必要的时候,瓦里奥的行动还是很敏捷的。亨利就亲眼见过,瓦里奥从汽车里抓起一截锯短的棒球杆,紧紧追逐一个动作十分敏捷的男人,一连飞身攀登五段楼梯,索取高利贷欠债。不过他通常懒得自己费力气。亨利十二岁就开始替保利·瓦里奥跑腿,为他递切斯特菲尔德牌雪茄,为他奉上不加牛奶不加糖的黑咖啡,为他递送信息。瓦里奥开着雪佛兰牌黑斑羚型汽车在城里跟人们会面,亨利就跟着这辆黑色汽车忙碌,把客户和大亨请到车里来谈生意。

“保利带着我出入东哈莱姆区114大街的许多俱乐部。那里的人

心存疑虑，眯缝起眼睛打量我，好像我是个警察，可我不过是个小孩子。最后，总有人问保利带来的这个人是谁。保利就回瞪着他们，那眼神好像看着一群傻瓜。‘他是谁？亲戚，我家直系血亲。’打那以后，就连木乃伊般面无表情的家伙们见了我也会努出微笑。

“我学到不少东西，也挣了钱。我为保利清洗游艇，不但能挣到钱，还能接下来一整天钓鱼。这天需要我做的事不过是给保利和船上的客人送冰镇啤酒和葡萄酒。在纽约羊头湾，只有保利的船没有船名。保利从来不用自己的名字登记任何财产，就连楼外的门铃按钮旁边也不写自己的名字。他讨厌电话，自己没有电话。要是遭到逮捕，他总是报出母亲在汉姆拉克街的地址。他一辈子拥有过许多条游艇，可从来不给船起名字。他常常对我说：‘别在任何东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从来不留真名。

“我能摸准保利的心思，没等他意识到我就看出来了。我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离开。算是一种本能吧，谁也没教过我。谁都没对我说过‘做这事’、‘别做那事’，该怎么做我心里清楚。虽然当时只有十二岁，可我就是知道。记得我开始打工后几个月，一天，保利在车场跟几个外面社区的人谈生意。没等有人对我说，我便起身走开。周围还有几个人，大家都跟着起身走开。这时候，保利抬起头，见我要离去，对我微笑道：‘没关系，你留下吧。’另外几个人继续朝外面走，我看得出，他们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我留下了，一直留下待了二十五年。”

亨利开始在那个车场工作后，保利·瓦里奥像个印度王公一样统治着纽约东部的布朗斯威尔，控制着这个地区几乎所有非法赌博、高利贷、劳务分配、敲诈勒索等活动。瓦里奥是卢切斯犯罪家族的高级成员，有责任在本城最不安分的人们中间维护秩序。他抚慰人们的牢骚，缓和人们的宿怨，在愚顽的人们之间斡旋，找到解决争端的办法。瓦里奥将自己的四个兄弟当成特使及合作伙伴，秘密控制着本地区若

干种正当生意,其中包括这个出租车场。车场外面皮特金大街的街角,有他的一个大型餐馆和比萨饼店。亨利最初学习烹饪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在这里还学会了为瓦里奥的“政策银行”合计出给审计官的报表。这个“政策银行”利用比萨饼店的地下室作会计室。瓦里奥还拥有一间“蓝泉花店”,地点在距离车场六个街区的富尔顿街。亨利在那儿学会了用细铁丝往花圈上装精致的花朵,将花圈卖给城里逝者所属的工会。

瓦里奥的哥哥莱尼在建筑行业当工会头目,以前干过走私行当,曾与幸运儿卢奇亚诺同时被捕,因此出了名。莱尼喜欢戴弧形太阳镜,喜欢把指甲擦亮抛光。他为保利联络当地建筑承包商和建筑公司经理,这些人全都要支付保护费,要么支付现金,要么让他们吃空饷,这样才能保证建筑工地不会发生罢工和火灾。保利·瓦里奥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排行老三的汤米·瓦里奥也是个建筑工人工会的代表,让他更出名的行当是经营非法赌博。汤米在几十个建筑工地上控制瓦里奥家族的赌博业务和高利贷业务。人们管排行老四的维托·瓦里奥叫做“塔迪”,他管理出租车场。亨利最初开始打工就是在他这个地方。当时亨利溜达进车场,塔迪·瓦里奥雇用了他。排行最小的兄弟塞尔瓦托·瓦里奥人称“宝贝”。宝贝负责管理流动性扑克牌和掷骰子赌博。这种赌博每天晚上在公寓、学校地下室、车库后面大行其道,到了周末,每天要搞两次。宝贝还负责安抚当地警察,向他们行贿,保证赌博不受打扰。

瓦里奥家兄弟都结了婚,住在同一个社区,都有了孩子,有些孩子年龄跟亨利相仿。瓦里奥兄弟的父亲生前是个建筑总管,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到了周末,哥儿几个都带领全家在老母亲家聚会,大家喧闹着打扑克牌。下午,老瓦里奥太太的厨房里不断送来意大利面条、嫩牛肉、鸡等美味佳肴。亨利觉得,他家人的喧闹、作乐和聚餐特别有趣,令人无比激动。瓦里奥的朋友和亲戚不计其数,这些

人走马灯般划过他眼前,大多数人都往他的衬衫兜里塞钞票。他们家地下室里有个弹球游戏机,屋顶上落着许多鸽子。人们赠送来一盘盘意大利风味的奶油甜馅煎饼卷、一罐罐意大利冰激凌。

“我第一天走进那座车场,就清楚自己找到了一个家,人们发现我有一半西西里血统后,更把我当家人看待。回想起来,我看得出,他们发现我母亲的出身后,态度彻底转变了。我不再是个社区里随便跑来帮工的孩子,忽然间成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家的一个个冰箱我都能随便拉开,我为瓦里奥家的妻子们跑腿,逗他们的孩子们玩耍。我想要什么他们都给。

“没去车场干活前,我就对那个地方着迷。以前我常常从屋里隔着玻璃窗看那儿的人,梦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到了十二岁,我的远大抱负就是将来成为黑帮中的一个精明仔。在我心目中,成为精明仔比当美国总统还好,因为那意味着在没有权势的人中间拥有权势,意味着在没有特权的工人阶级社区里拥有特权。成为精明仔等于拥有了整个世界。其他孩子梦想将来当医生当影星当消防队员或球类运动员,可我的梦想是成为精明仔。”

突然间,亨利发现他拥有了各种特权。星期日上午,在本地意大利面包房,他用不着排队等着买新鲜面包了,店主会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把热乎乎的面包塞到他腋下,挥手送他回家。虽然他父亲根本就没有汽车,但人们再也不把汽车停在他家车道上了。一天,社区一个年轻人甚至帮着把他妈妈买的东西送回家。亨利从来没见过比这更美好的世界,当然,他也无法走进更好的世界。

管理车场的塔迪·瓦里奥几个星期来一直想找个机灵敏捷的帮手。塔迪在朝鲜战争中失去了左腿,虽然已经适应了残疾后的生活,但行动起来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塔迪要找个人帮着清洗出租车和豪华轿车,需要有人在必要时去快餐比萨店送比萨饼,需要有人能随时派到两个街区外他那间只有四个凳子的餐吧去收银。他需要一个

足够机灵的人,能接受客人点的三明治,动作还要足够敏捷,送来热咖啡和冷啤酒。其他孩子全都指望不上,他自己的儿子小维托也不例外,他们个个游手好闲,脾气恶劣,浑浑噩噩,有时候听了客人点的菜,却抛在脑后。塔迪需要个头脑清楚行动敏捷的孩子,需要个愿意忙碌的孩子,需要个能靠得住的孩子。

亨利·希尔是个理想的人选。他行动敏捷头脑精明,跑腿办事比塔迪用过的其他人都快,而且从来不出差错。他清洗出租车和豪华轿车每辆只要一块钱,然后他还会免费再擦洗一遍。豪华轿车用于本地葬礼、婚礼、接送出高额赌金参加瓦里奥家扑克牌局和骰子赌博的客人。对亨利那股子认真劲头和跑腿干活不出差错,塔迪非常满意。亨利开始在车场干活两个月后,塔迪便在停车场上教他驾驶出租车和豪华轿车了。那可是个光辉的时刻。塔迪从车场办公室拿来一本电话号码簿,垫在驾驶座上,好让亨利的目光能越过汽车仪表盘看到前面的路。他决心让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这天傍晚前学会开车。这个过程其实用了四天,不过到了那个周末,亨利已经能开着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小心翼翼从水龙头和加油泵之间穿过。六个月后,亨利·希尔驾驶豪华轿车在停车场上倒车,操纵精确度在一英寸之内,轮胎呼啸声声,司机泰然自若。他的学校同学隔着破旧的木栅栏观望,个个露出敬畏和羡慕神色。有一回,亨利发现父亲在栅栏后面偷偷看他开车,可父亲从来没学过开车。那天晚上,亨利以为父亲会提起他的开车技术,可老希尔晚饭时默不作声。亨利当然清楚不该谈起这个话题。他在车场打工的事,在家里谈得越少越好。

“我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我父亲那种人无法理解,不过,我属于某个团体,有了归属,得到跟成人一样的待遇,就像生活在梦幻中。精明仔纷纷把凯迪拉克停在我跟前,丢给我车钥匙,让我替他们泊车。我个头小,目光不能越过方向盘,却能把凯迪拉克停到位。”

亨利·希尔年仅十二岁,挣到的钱就多得自己花不完了。起初,